

～五味～

老二不經意地又黏上身。喊著：「教我念，我不會唸。」那是什麼？老人納悶著老二的撒嬌。「四月四，因仔上歡喜，穿鞋穿衫穿水水，阿爸請猴來扮戲，猴獠仔抹粉點胭脂，扮戲扮到真趣味，因仔看到嘴開開。」

原來是老二的學習讀本裡，有這麼一段話。喔，這是小孩的台語教學讀本。想起現在的小孩，不比大人世界的當年孩童時代—「玻璃珠」，「天霸王」，「紅仔標」，「跳房子」，「飄紙牌」，「火車頭」，「繩跳高」，在那個年代裡，不需學台語，因為只會講台語，「撮幹拉譙」，樣樣來。最害怕的是跟老師對話的滿口台灣國語，羞的臉紅氣喘，好似丟盡全家的臉，尤其在小女生面前，天殺的，會不會從此再也不跟小男生說話。呵，小小童心的世界，在 40/50/60 年代裡，說也是現代 60/50/40 歲數的共同記憶吧！

經過小孩的書房，Rebecca 正努力地盯正老大的國語與日記。老二總大聲地念著學習本裡的台語—河洛語：「**扒餅搭切郎鵝肉**。」試圖跟他的哥哥，一拼高下，能否贏得媽咪的青睞，靠過來跟他說幾句讚美的話。不等 Rebecca 的說話，哥哥說著：「哪來的**鵝肉**，這句話我聽過，可不是講**鵝肉**好不好吃啊，為什麼弟弟要提到鵝肉呢？」呵呵呵，老人聽著二小無猜的台/母語爭議，不經有著此一時非彼一時的嘖嘆。

工作裡，上課的過程，偶爾為了突顯效果，用了一些河洛語強調技術的使用，得抓住「眉尬」，若失去準度，可就功虧一匱了。這群幹部學生，未來的公僕人，該也是新生代的電玩寵兒，不再有著打玩彈珠，標射天霸王，抓涉蝦河泥鰍，摸蜆兼洗褲的童味。不懂些台灣語言文化，其實很難更接近民眾，也難能有所突破在工作的作為裡……。

問個筆錄，人家「大尾的」講的語言文化，完全聽不懂，怎麼震住「大哥」！真的「**乎人看小漢**」，筆錄問不出所以然，雞同鴨講，怎麼破案，偵查現場重建。所以課堂上總期勉這準群警官們，演什麼，得像什麼，需要時—嘴上一口檳榔，抽上一根條煙，喝上一杯醉酒，沾上一絲粉味，話談紅中，聊聽白板，人前「撮幹拉譙」，人後我哩「呸」，你會的，我也行！臭味對了，官兵與強盜，語言通了，溝通不就順了。想起哲書，吳起兵法—〈料敵〉……、〈治兵〉、……〈勵士〉……，甘苦同與，吃穿拉雜同在，是否也該映射現實世界的踐履！官兵這一行，「不是只靠

學歷與白臉，還得練就一身膽。操出那口音、探出那暗底、下放自己，上了台演出一場好戲，下了台，嚴守那份際，使命必達。相信了您，也相信了這社會，security-order 不就在那「誠」字的信賴基源！

叩叩叩，學生，敲了門進來。一批又一批，在 office 的日子裡，總不停地「接客」！這一批人來了，老人問著：「要喝咖啡，紅酒，還是更猛的？」「咖啡就好。」可愛的學生總是這樣的答著。換了下一批人進來，老人繼續問著：「人為啥要追求性？是傳宗接代，還是人喜色也，近乎常情？」「阿 no，啊啊啊，……，吱唔地繼續站著。」老人其實想說，古往五金、五行，生命的本質渾然，歷有七情六慾……。對著進來 office 聊敘研究三兩事的學生，Sarah 小姐，正說著：「今來五味-『菸、酒、粉、品、氣』味」，……。」除了「粉」外，得充實內在的美，才是**正港**的「真正美」，……。

工作裡、生活上，掌握人脈的互動，藏蓄五味-氤煙飄渺釐思緒、飲透酒酣真瀟灑、嗅聞紅粉人間情、品字當頭人自在、氣心霸志意堅定，五味雜陳，自混然！味裡，頂天地、蓋氣勢、活人間、像演仙-那不就是戲夢演人生的寫真劇照！

~秋風/王旭正~